

徐大椿医学伦理思想探微

董晓艳

(皖南医学院思政部,安徽 芜湖 241002)

[摘要]清代名医徐大椿不仅医术精湛,而且医学伦理思想丰厚。他认为医务人员应修身律己,济世活人;真诚敬慎,勿用非法之方。同时,他还指出患者在医疗行为中存在的十大误区以及正确的择医之法。

[关键词]徐大椿;医学源流论;慎疾言;洄溪医案;医学伦理学

[中图分类号]R-052 **[DOI]**10.3969/j.issn.2095-7246.2015.02.002

清代医家徐大椿不仅医术高明,而且注重医德修养。其著作《医学源流论》《慎疾言》和《洄溪医案》集中体现徐氏丰富的医学伦理思想。

1 修身律己,济世活人

徐大椿出身儒士,“少时颇有志于穷经”^{[1]159},这种众生哲学在其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。儒家的基本思想之一即为修身律己,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。修身包含许多内容,其中道德修养居于核心地位。徐氏在诗歌中写道:“我是个朴鲁寒儒,有甚么相依傍?除非是奋志勤修,方能象个人儿样。因此口不厌粗粝糟糠,身不耻敝垢衣裳,打起精神,广求博访,有时敦诗说礼,有时寻芪采药,有时征宫考律,有时舞剑抡枪。终日惶惶,总没有一时闲荡。”^[2]儒家倡导的修身律己,奋志勤修的生活态度尽现诗中。同时,徐氏将“寻芪采药”作为“奋志勤修”的内容之一。由此可见,儒家修身律己、奋志勤修思想直接影响了徐大椿对医学之态度及医疗之行为。

徐氏在《医学源流论》中论述了医家在医疗过程中应持的医德态度和行为。其认为与医术相比,医家的行医动机与态度更为重要。“医之高下不齐,此不可勉强者也。然果能尽智竭谋,小心谨慎,尤不至于杀人。更加以诈伪万端,其害不可穷矣。”^{[1]218}以医济世活人是其一生的行为准则,医为人命所关,为医者责任重大。“人之所系,莫大于生死。王公大人,圣贤豪杰,可以旋转乾坤,而不能保无疾病之患。一有疾病,不得不听之医者,而生杀唯命矣。夫一人系天下之重,而天下所系之人,其命又悬于医者,下而一国一家所系之人更无论矣,其任不亦重乎!”^{[1]159}

徐大椿治学态度严谨精当,其认为医理之本,源于《内经》,“自古言医者,皆祖《内经》”^{[1]3},而《内经》之学,汉代以后开始分流,仓公、仲景、华佗,医术各有所长,已经师承各别;晋唐以后流派更多,出现

了“徒讲乎医之术,不讲乎医之道”的局面,徐氏认为这与圣人之学相去甚远,背离中医理论发展的本源。因此,徐氏主张熟读经典及各家学说,取长补短,笃学钻研,以广见识。

此外,在义利观问题上,徐氏主张义利统一,以义为上。其认为,行医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,在医生技术水平普遍低下的当时,习医者“皆贫苦不学之人,专以此求衣食,故祇记数方,遂以之治天下之病,不复更求他法,故其祸遂至于此也。”^{[1]219}生活过于贫困,衣食无着者为了生计古方不考,手法无传,写“一通治煎方,其技已毕”^{[1]558},难以有充足的精力去求“医之道”,缺乏必要的资本,也无法创造完备的治疗手段,为患者提供更全面的服务。可见,徐氏不反对在保证疗效、不违背治病救人宗旨前提下谋取利益。单纯以谋利为目的不仅格调低下,而且会适得其反。其指出:“况果能虚心笃学,则学日进。学日进,则每治必愈,而声名日起,自然求之者众,而利亦随之。若专于求利,则名利必两失,医者何苦舍此而蹈彼也。”^{[1]220}

2 真诚敬慎,勿用非法之方

在徐大椿生活的清初之际,由明代医家张景岳、赵献可等提出的“阴常不足,阳本无余”的“温补派”观点传播比较广泛。时医出于种种目的,不加区别地机械搬用这一流派的观点,临床诊病时竟然不辨寒热虚实,处方用药时仅执一二剂温补之方,以为“执一驭万”的准则,结果由于药性与患者病情不相符,害人无数。徐氏对时医之草率医疗作风既持批判态度,又充满了医道不存的历史感伤。其意识到滥用人参所导致的医学伦理危机,提出“人参破家杀生”的警示之语。《医学源流论·人参论》:“天下之害人者,有破其家未必杀其生者,有杀其生未必破其家者。先破其家而后杀其生者,人参也!”^{[1]184}徐氏在《洄溪医案》中,首篇即以“中风”为主题陈列了6个相似案例,内容为对滥用人参的不良后果进行讨论。现列举一例:“葑门金姓,早立门首,卒遇恶风,

口眼喎斜,噤不能言,医用人参桂附诸品,此近日时医治风证不挑之方也。趣余视之,其形如尸,面赤气粗,目瞪脉大,处以祛风消痰清火之剂。其家许以重资,留数日。余曰:我非行道之人,可货取也。固请,余曰:与其误药以死,莫若服此三剂,醒而能食,不服药可也。后月余,至余家拜谢。问之,果服三剂而起,竟不敢服他药。惟腿膝未健,手臂尤麻,为立膏方而全愈。”^{[1]571}

此外,徐大椿规劝医生在开药方时实事求是,应避免脱离病情的标新立异、愚弄患者,告诫患者不要盲目追求奇异之方,有时只需服用少许便宜药即可痊愈,如追求奇异、服用过度反而于己有害。“医药为人命所关,较他事尤宜敬慎。今乃眩奇立异,竟视为儿戏矣。其创始之人,不过欲骇愚人之耳目,继而互相效尤,竟以为行道之捷径。而病家则以为名医异人之处在此,将古人精思妙法,反全然不考,其弊何所底止。”^{[1]561}徐氏针对医生偏好运用奇异方法炮制、配伍药材,给患者造成极大伤害的现象予以揭露批评。最常见的莫过于在药物的加工处理方面。“人中黄:肠胃热毒,偶有用入丸散者,今入煎药,是以粪汁灌入,而倒其胃矣。鹿茸、麋茸:俱入丸药,外症痘症偶入煎药。又古方以治血寒久痢,今人以治热毒时痢腐肠而死……橘白、橘内筋、荷叶边、枇杷核、楂核、扁豆壳:此皆方书所弃,今偏取之以示异。”^{[1]561}徐氏指出,这种违背医药规律的做法给患者带来极大的躯体和精神伤害。“若以从未经验之方,任意试之,服后又不考其人之生死,而屡用之,则终身无改悔之日矣。嗟呼!死者已矣,孰知其父母妻子之悲号惨戚,有令人不忍见者乎”。^{[1]562}

3 戒绝十误,择医有法

上述阐述乃医生思想观念及医疗行为之误区。除却一些时医的欺诈及追求奇异等行为外,患者乃至旁人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医疗效果。“人之死,误于医家者,十之三;误于病家者,十之三;误于旁人涉猎医书者,亦十之三。”^{[1]222}

徐大椿在《医学源流论·病家论》中指出患者在医疗行为中存在的10个误区。首先,患者没有充分了解而盲目相信医生的4个误区:“有不问医之高下,即延以治病;有以耳为目,闻人誉某医即信为真,不考其实;有平日相熟之人,务取其便,又虑别延他

人,觉情面有亏,而其人又叨任不辞,希图酬谢,古人所谓以性命当人情;有远方邪人假称名医,高谈阔论,欺骗愚人,遂不复详察,信其欺妄。”^{[1]223}其次,患者受他人蛊惑,误治疾病的4个误区:“有至亲密友或势位之人,荐引一人,情分难却,勉强延请;有病家戚友,偶阅医书,自以为医理颇通,每见立方,必妄生议论,私改药味,善则归己,过则归人;或各荐一医互相毁谤,遂成党援,甚者各立门户,如不从己,反幸灾乐祸,以期必胜,不顾病者之死生;又或病势方转,未收全功,病者正疑见效太迟,忽而谗言蜂起,中道变更,又换他医,遂至危笃,反咎前人。”^{[1]223}再次,患者有两种错误属于不懂医术,以一己之管见选择医生的情况:“有病变不常,朝当桂附,暮当芩连;又有纯虚之体,其症反宜用硝、黄;大实之人,其症反宜用参、术;病家不知,以为怪癖,不从其说,反信庸医,其误九也。又有吝惜钱财,惟贱是取,况名医皆自作主张,不肯从我,反不若某某等和易近人,柔顺受商,酬谢可略。扁鹊云:轻身重财不治。其误十也。”^{[1]224}

徐氏指出,患者应采取正确的择医之法:“必择其人品端方,心术纯正,又复询其学有根底,术有渊源,历考所治,果能十全八九,而后延请施治。然医各有所长,或今所患非其所长,则又有误。必细听其所论,切中病情,和平正大,又用药必能中,然后托之。所谓命中也,其立方之时,先论定此方所以然之故,服药之后如何效验,或云必得几剂而后有效,其言无一不验,此所谓命中者。如此试医,思过半矣。若其人本无足取,而其说又怪癖不经,或游移恍惚,用药之后,与其所言全不相应,则即当另觅名家,不得以性命轻试。此则择医之法也。”^{[1]224}

徐大椿不仅学识广博,临床经验丰富,而且针砭时弊,痛心疾首于当时的医学伦理危机,以身示范。医学使其成就完美人格,成就济世功业,实现一代儒医的人生理想——“独善其身”与“兼济天下”的合二为一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徐大椿.徐大椿医书全集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88.
- [2] 徐大椿.徐氏医书十三种[M].上海: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,1893.

(收稿日期:2014-10-06;编辑:张倩)